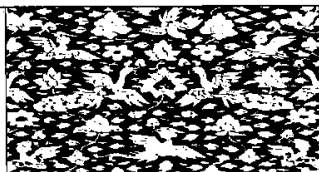


俗文學

稀見文獻校考



陳益源 著



俗文學稀見文獻校考

作者◎陳益源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俗文學稀見文獻校考／陳益源作．——初版．——

臺北市：里仁，民 94

面： 公分

ISBN 986-7908-73-2（平裝）

1.中國民間文學—論文，講詞等

858.07

94020527

·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·

陳 益 源 著



俗文學稀見文獻校考

校對人：作者自校

發行人：徐秀榮
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（請准註冊之商標）

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

電話：2391-3325 · 2351-7610 ·

2321-8231

FAX：3393-7766

Email：lernbook@ms45.hinet.net

郵政劃撥：01572938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印刷所：福霖印刷有限公司

西元二〇〇五年十月三十日初版

本書編號： 000321

參考售價：平裝 450 元

ISBN 986-7908-73-2（平裝）

自序

回顧四、五年來，我個人歷經了人生的大喜大悲。

在這悲喜交加的歲月裡，我卻仍積習難改，每年照舊執行一項專題研究計畫，近五年內接受國科會補助者計有：「大陸地區整理出版台灣民間文學之調查與研究」（NSC 89-2411-H-194-041）、「《黑暗傳》歌本與小說之關係」（NSC 90-2411-H-194-012）、「蔡廷蘭及其《海南雜著》之調查、翻譯與研究」（NSC 91-2411-H-194-016）、「彰化縣地方傳說之採錄與研究」（NSC 92-2411-H-006-031）、「雲林縣地方傳說之採錄與研究」（NSC 93-2411-H-006-017）。

如今，近五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均已結案，相關研究成果乃結集成兩部專書，其一為《蔡廷蘭及其〈海南雜著〉研究》，其二則是本書《俗文學稀見文獻校考》的主體。

本書所收論文，多屬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，包括：

◎〈西陵峽《黑暗傳》的發現、整理及其價值〉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002 年「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，載於河北《保定師專學報》第 16 卷第 3 期，2003 年 7 月，頁 36～42。

◎〈高行健與《黑暗傳》〉，台灣雲龍出版社版《黑暗傳》導言，2002 年，頁 13～36。

◎〈賴和《善訟的人的故事》的故事來源〉，載於《台灣民間學學術研討會暨說唱傳承表演論文集》，台南：國家台灣文學館，2004 年 12 月，頁 193～207。

◎〈黃海岱布袋戲與金庸《倚天屠龍記》〉，「2003 浙江嘉

興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」論文，載於台北《國文天地》第 236 期，2005 年 1 月，頁 93~100。

◎〈《雲林縣民間文學集》的編纂及其價值〉，收入日本櫻井龍彥編《東亞細亞的民俗與環境》，大阪：金壽堂出版，2002 年 6 月，頁 250~259。

◎〈中國大陸整理出版的台灣民間文學〉，載於《海峽兩岸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中壢：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，2000 年 7 月，頁 285~306。

以上六篇，再冠以兩篇稀見小說的研究：

◎〈族譜裡發現了一部稀見小說——《麗史》〉，載於台北《中國書目季刊》，1995 年，頁 21~31。

◎〈稀見小說《哈彌野史》研究〉，上海師範大學 2002 年「第二屆中國古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。

合計八篇，即成本書。本書跟一般學術論文集不同之處，在於每篇研究論文之後，都附錄了重要的第一手文獻。這些文獻資料，有小說、歌本、碑文、布袋戲劇本、民間歌謠、傳說故事等，全皆得之不易，我現在將它們一一校錄整理，公諸於世，希望可以提供學術界再做進一步研究的參考。

我在暗夜裡獨自校閱著這些俗文學稀見文獻時，突然發現它們所記錄的，其實正是歷來民間一齣又一齣的悲喜人生。比較起來，我自己的或喜或悲，竟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了。

敬請大家仔細品味這些俗文學稀見文獻，以及小女陳芸應我要求所畫的《神燈》習作；至於其他，倒都是無關緊要的。

陳益源 2005 年 7 月 15 日於洄瀾旅次

目次

自序	1
壹、族譜裡發現了一部稀見小說——《麗史》	1
貳、稀見小說《哈彌野史》研究	35
參、西陵峽《黑暗傳》的發現、整理及其價值	69
肆、高行健與《黑暗傳》	99
伍、賴和〈善訟的人的故事〉的故事來源	119
陸、黃海岱布袋戲與金庸《倚天屠龍記》	145
柒、《雲林縣民間文學集》的編纂及其價值	185
捌、中國大陸整理出版的台灣民間文學	295

壹、族譜裡發現了一部稀見小說 ——《麗史》

一、前言

自從元人宋梅洞的《嬌紅記》問世以後，這篇名作便一直被拿來與唐傳奇《會真記》（即《鶯鶯傳》），或據其改編的戲曲《西廂記》相提並論，並列為元明清時代青年男女愛情讀物雙璧，申純、王嬌娘的悲歡離合也跟張生、崔鶯鶯的戀愛事跡一樣，廣為人們所津津樂道。

在此情勢之下，《嬌紅記》一萬八千言長篇化的傾向和六十餘首詩詞大量穿插的手法，被後世文學家紛紛倣效，創作出一批數量可觀的中篇傳奇小說。這些中篇傳奇小說，多賴明代後期文言小說彙編和通俗類書予以輯錄，但遺漏者仍不在少數，如新近才被發現的明代文言小說《麗史》即未在列。

《麗史》，文長約一萬言，穿插十六首詩詞和短箋、長信三封，史筆、詩才、議論兼備，亦屬《嬌紅記》影響下的中篇傳奇小說之一員，歷來未經著錄，卻出人意表地被保存在一部族譜裡。究竟這部稀見小說是怎麼發現到的？其故事內容為何？寫作風格呈現出什麼特色？與其他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的關係又是如何？在在值得我們深入瞭解。

二、《麗史》從族譜裡被發現

傳奇小說獨經族譜收錄而傳世，此事的確稀罕，1993年7月

北京《文獻》季刊披露了這項難得的消息。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的官桂銓先生發表大作〈新發現的明代文言小說《麗史》〉，附錄《麗史》全文^①，為明代文學尋獲一寶貴遺產。

據官文指出，《麗史》是他在查閱福建地方文獻時，於《清源金氏族譜》中意外發現的。《清源金氏族譜》現藏福建省圖書館，依泉州金氏明抄本傳抄，半葉十行，行二十五字，凡五十七葉，首冠金志行、朱梧、江一鯉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〈清源金氏族譜序〉三篇，內有一至九世的〈金氏宗支指掌〉，和李墀〈元武略將軍一庵金公傳贊〉、朱梧〈南谷金公行狀·墓誌銘〉、《麗史》……等附錄，館藏卡片作者欄注明本書乃「明□□□撰」。

因金志行〈清源金氏族譜序〉載：「志行修茲譜，所以示子孫，不忘乎祖也。」是知族譜編修者當即嘉靖間「徵仕郎、七世孫金志行」本人。金志行，字達卿，號南谷，傳見《泉州府志·循蹟》^②、乾隆《晉江縣志·人物志》^③，前者謂其「創宗牒於族中」；然朱梧〈南谷金公墓誌銘〉又說他「生正德丙寅（元年，1505）三月二十四日，卒萬曆甲戌（二年，1574）八月二十六日」，可見今日所見族譜應是金志行於嘉靖年間初編，至萬曆年間始由後人增纂完成。

至於小說《麗史》為什麼會附在《清源金氏族譜》裡呢？這個問題著實令人好奇。官桂銓先生對此做了解答：

原來《麗史》篇末有一段關於金氏先世金吉的文字：「城中千戶金吉，亦回回種，守西門……」而這位金吉就是金氏的一世祖。

金吉，別號一庵，原是上都回回人，元文宗至順三年（1332）曾協助討平王禪盜亂，官拜武略將軍左副翼上千戶，奉敕入泉。明朝建立以後，報籍晉江南隅，故為清源（今泉州）金氏一世祖，李墀〈元武略將軍一庵金公傳贊〉便是為他立傳。據官文引述，〈傳贊〉中記載元末蒲壽庚及其婿那叭訥在泉州作亂，經地方官陳駘勸千戶金吉夜開城門，密納官兵，這才得以平定亂事。《麗史》篇末正好記下了金吉這段事蹟，因此特別受到金氏後人的青睞，把它收為《清源金氏族譜》的附錄，做為表彰先祖行誼的歷史文獻。

「看來，小說《麗史》還是有史實根據的。」官桂銓先生對照道光《晉江縣志·武功志》（卷十八），得此初步結論；他並且憑印象做出如下的判斷：「《麗史》顯然是模仿明人瞿佑《剪燈新話》和李昌祺《剪燈餘話》而寫成的。無論篇幅、布局、語言以及文中引大量詩詞等方面，都非常相似。」

對於官先生文末這兩個說法，前者自然言之成理，只是小說《麗史》哪些地方忠於史實？尚待比勘印驗；至於後者是否合乎實情，《剪燈》二話真是《麗史》直接模仿的對象嗎？恐怕值得商榷。為了對這部從族譜裡被發現的小說有進一步的認識，我們實有必要先仔細讀讀它的故事內容。

三、《麗史》的故事內容

《麗史》故事從元順帝元統年間（1333～1334）說起，說當時天下大亂，清溪沃里富人凌翁攜女凌無金喬居泉州城，城中書生伊楚玉有意追求。因無金婢女李如響鬻入凌家之前曾受伊父恩惠，知生為人，於是主動居間牽線。伊生墜扇（扇上題有情

詞），是她拾送無金收藏；無金芳心微動，也是她安排兩人於東窗幽會。不久，才貌出眾的伊楚玉便與姿美多藝的凌無金私訂終身，難捨難分，但未及於亂。

其間，伊生因故離開泉州前去潮陽，窗友見他心繫佳人，曾以「尤物之無利於人」相勸，他不以為然；無金思念情郎的心事，也讓乳母完婆發覺而提出警告，她則誓以守身如玉，希望完婆守口如瓶。這些事情，帶給他倆的威脅還不算大，直到有位致政平章喬公說要將愛女珍珍嫁與楚玉，伊生才驚慌地懇請父親找人向凌家提親，幸而凌翁收下聘禮，答應了無金和他的婚事，化解一場危機。

豈料好事多磨，一個多月後，無金母親黃氏聽信讒言，執意改納故里親侄為婿，凌翁年老，不能制止，竟辭婚伊家，而伊父也賭氣地轉與喬平章締結親家。堅持不改志、不從中表之親的無金，決定自縊以殉義成美，多虧完婆及時搭救；凌翁偶然見到無金私藏伊生題有情詞的扇子，獲知二人心有所屬，也有些懊惱，但亦莫可奈何。兩個月後，伊家已娶喬珍珍入門。

當時，沃里發生過一樁駭人聽聞的命案：有成群婦人於夏夜在一溫泉沐浴，聽說盜匪來了，一時慌忙奔逃，溺斃數十人。如今，無金就要嫁回沃里，黃氏不免稍有悔意，然事已至此，也顧不了那麼多了。無金倒是毫不畏懼，因為她正一心求死；如響則覺得事情演變到這種地步，自己不能卸罪，願意隨她而去。兩女便在赴沃途中，投水自殺。說也奇怪，二屍三入海而不沒，四遇石而不傷，撈起時已然氣絕但體膚完好，完婆替她們更衣又證實仍為處女，凌翁不禁撫屍大哭。更奇怪的是，無金、如響後來竟由一葫蘆掛杖的天台神醫道人，以妙丹將她們重新救活了。死而

復活的無金，為了脫離紅塵，自行削髮為尼。

另一方面，伊生對無金始終念念不忘，娶了珍珍一年，尚無夫妻之實，甚至相思染疾。珍珍賢慧，頗能體諒丈夫痛苦的心情，於是密贈無金膏沐脂粉，勸她蓄髮，又懇請公婆前去迎娶。珍珍陪嫁的二位丫鬟見小姐自屈，共言勸止，小姐不聽，刺血以示，二鬟乃歸白喬公。喬公了解自己的女兒，反而主動移書伊父請他成全。結果，無金終於與楚玉結成良緣，這已是元順帝至元三、四年間（1337~1338）的事了。

又過一年多，珍珍產子伊櫛，不幸去世；彌留之際，如響感其對無金的恩義，抱疾告天，求以身代，於雨中叩頭出血，七天後也不治而亡。無金那時生女方數月，立斷女乳，以哺伊櫛，代珍珍加以撫育。至於伊楚玉，考場上固然得意，卻感歎世道不行，因而援例乞就惠州宣教，專以《三禮》、《春秋》相授，後遂隱居著述，不料竟在回寇蒲壽庚之婿那叭訥作亂時遇害。伊生既遇害，無金乃囑僕伊力扶孤存後（負奔福州），隨即仰藥自盡。

故事至此未完，以下續說伊櫛事跡。到了至正年間，伊櫛年十七，當時那叭訥據泉州城大肆淫虐，元朝檄司丞陳駘、龔名安與福州軍校合兵討之，櫛乃見陳駘，獻以反間之計，入城密約西門守將金吉，夜開城門暗迎陳兵，因此得以在民間秋毫無犯的情況下，活擒那叭訥送京，報了殺父之仇。後來，陳有定據福州，不知那叭訥已敗，遣兵攻泉州，金吉與伊櫛分兵固守。相持月餘，伊力戰死，陳有定聞明兵自溫州渡海攻取福州，這才遁去。泉州居民再逃一劫，不遭屠戮，皆賴金吉、伊櫛、伊力三人之力。

由於蒲、那回寇荼毒泉州甚烈，所以《麗史》作者特於故事末了補記：

洪武七年（1374），高皇帝大赦天下，聖旨：獨蒲氏餘孽悉配戎伍禁錮，世代無得登仕籍，監其禍也。杜子美詩云：「羯胡事主終無奈。」誠哉言也。伊櫛辟賢良方正，語在夏西仲《清源雜誌》。

篇尾，作者尚有一段議論，表明他傳記伊楚玉、伊櫛父子《麗史》故事主旨所在：

或者曰：元稹記《會真》，虞記《嬌紅》，其事傳者，其翰傳世。若斯人者，炳其翰，以紹其傳，屬之誰哉？君子聞之曰：言以文亂弗記，智以遂奸弗記，行以詭世弗記。若斯人者，研削何所施哉！惟貴不害明，愛不害義，喬公其賢乎？順可全宗，恭可範俗，喬氏之女其賢乎？貞一不二，視死如歸，凌氏之女其賢乎？智以成美，忠以酬恩，李氏其賢乎？執信守義，矢志不回，伊楚玉其賢乎？僕夫存孤報仇，童子出奇靖難，伊力、伊櫛其賢乎？忠以事君，義以自立，萬人之命，金吉其賢乎？夫不知而不傳猶可也，詳其事而揚其辭矣。若斯人者，雖弗記而自見其顛末。善觀記者，觀其所主，可以為勸，之其所及，可以為戒。如此而已，故題曰《麗史》。④

四、《麗史》的確有根據史實的部分

《麗史》開篇即言「元元統中，天下亂，林叢中多群盜」，

又說幾年後「楚玉到福州，……時朝綱紊亂，名器不惜」，感歎「世道不行」，這和《明史·太祖本紀》所載：「（元順帝）至正四年，旱蝗，大饑疫。……當是時，元政不綱，盜賊四起。……他盜擁兵據地，寇掠甚眾。天下大亂。」⑤是相當吻合的。小說中提到沃里那椿盜匪驚嚇婦人，溺斃數十人的慘案，極可能也是當年喧騰一時的社會新聞。

小說《麗史》歷史性強，因為它的確有根據史實的部分，尤其故事末尾倒敘宋末蒲壽庚兄弟叛宋、降元，元末蒲婿那叭作亂、被擒，以及明初泉州地方史事，幾與史志所載若合符節。《麗史》說：

泉州故多西域人，宋季有蒲壽庚、歲，以平海寇得官。壽庚為招撫使，主市舶，壽歲為吉州，知宋運迄，錄不赴。景炎間，益王南巡，駐蹕泉州港口，張世傑以淮（准）兵三千五百授壽庚，武人暴戾無謀，只壽歲為畫計。益王篤臨城，教壽庚閉門不納，盡殺宋室在泉州者三十餘人，並淮（准）水軍無遺者。與州司馬田真子詣杭州，唆都降之。張世傑回攻九十日不能克。

按《宋史·瀛國公本紀》載：

昀欲入泉州，招撫蒲壽庚有異志。初，壽庚提舉泉州舶司，擅蕃舶利者三十年。昀州至泉，壽庚來謁，請駐蹕，張世傑不可。或勸世傑留壽庚，則凡海舶不令自隨，世傑不從，縱之歸。繼而舟不足，乃掠其舟並沒其貲，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。……戊辰，蒲壽庚

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。⑥

是即益王。這段歷史，《宋元通鑑》⑦、《歷代通鑑輯覽》⑧亦見相同記錄，而《泉南雜志》也述及此事：

宋德祐二年十二月，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于元。
……蒲壽庚，其先西域人，與兄壽歲總諸番互市，因徙于泉，以平海寇得官。壽庚頑暴寡謀，壽歲為之畫策，密畀壽庚以蠟丸裹表，潛出降元。⑨

德祐二年五月以後，即景炎元年（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，1276）。對照《宋史》（並《宋元通鑑》、《歷代通鑑輯覽》）、《泉南雜志》，可知《麗史》所言不虛。

又《麗史》說道：

元君制世，以功封壽庚平章，為開平海省於泉州。壽歲亦居甲第，一時子孫貴顯冠天下。泉人被其薰炎者九十年。至是元政衰，四方兵起，國命不行。其婿西域那吹（叻）訥襲作亂，州郡官非蒙古者皆逐之，中州士類咸沒。……那吹（叻）訥既據城，大肆淫虐，……至正甲午，遣騎攻興化。福州行中書省，奏檄潯美場司丞（丞）陳弦（駘）、浯州場司丞（丞）龔名安，合兵討之。陳弦（駘）、龔名安，皆泉名士，為時儒宗師，以薦辟不得已姑就小官，素得民心，故有是命。⑩

按道光《晉江縣志·武功志》載：

至正二十二年，回寇〔那〕兀納叛，據泉州。……西域那

兀納者，以總諸番互市至泉，元末兵亂，遂攻泉州，據之。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用陳駘（駘）計，執那兀納，檻送行省。^⑪

那兀納，即那叭訥。《麗史》至正「甲午」可能是至正「壬寅」（二十二年，1362）之筆誤，而它說陳駘、龔名安「皆泉名士，……素得民心」亦是實有其人，真有其事。陳駘，字元甫，傳見《元八百遺民詩詠》^⑫、《泉州府志》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陳駘傳載：

西域那兀納等據泉州，行省奉辭討之，以駘嘗為鹽官，素得吏民心，辟護軍參謀軍事。……時那兀納已肆掠興化，道路梗塞。駘以檄付徒者，間道以授縣尉龔名安等。那兀納征兵，名安等佯許之，帥舟師次東山渡以俟。翼（翌）日，駘等官軍至，遂豎行省旗幟入城，秋毫無犯。那兀納就縛，檻送行省。^⑬

龔名安，字俊卿，傳見《泉州府志·武蹟》^⑭，志載事蹟與陳駘傳同。《麗史》抄寫不清，訛字頗多，然涉及真人實事部分確實未曾胡亂杜撰。

另外，《麗史》接著提到伊櫛時隨福州軍校，見陳駘獻以反間之計，入城勸誘西門守將金吉：

金吉大驚，與伊櫛約就，夜開西門，密納陳弦（駘）兵入。那叭訥倉卒突騎出了城，扼戰，伊力執巨斧冒陣，斫百餘騎，擒那叭訥，檻送京師。……福州軍至，發蒲賊諸塚，得諸寶貨無計。壽庚長子師文，性殘忍，殺宋宗子皆

決其手，壙中寶物尤多。……頃之，偽陳陳有定據福州，不知蒲已敗，遣兵循泉州，欲倚為援，遂攻城。……相持月餘，聞大明天兵自溫州渡海來取福州，乃遁。^⑮

按伊櫛、伊力未見史志，然金吉暗迎陳駘兵入城，蒲壽庚長子師文性殘嗜殺，則有相關記載^⑯。陳有定，一名友定，字安國，《明史》有傳^⑰。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十二月，陳有定據邵、建、延、福、興、泉、漳、汀、潮諸路，明兵由海道取福州，二十八年正月（明太祖洪武元年）被執，見載於《元史·順帝本紀》^⑱、《宋元通鑑》^⑲，《麗史》所言亦與之相符。

最後，《麗史》作者補記明太祖下旨禁蒲氏餘孽世世不得登仕籍一段，雖未見諸《明實錄》與《皇明詔令》^⑳，然《宋元通鑑》曾引姚涞之言曰：

我太祖皇帝嘗禁泉人蒲壽庚、孫勝夫之子孫，世不得齒于士。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，故終夷之。^㉑

《泉南雜志》亦曾引錄此文，並說明孫勝夫是蒲氏的黨羽^㉒。可見《麗史》洪武七年明太祖下旨之說，還是有史實做根據的。

五、《麗史》直接受《會真記》、《嬌紅記》的影響

《麗史》的確有其史實根據，較諸其他元明中篇傳奇小說，風格頗為特殊。不過，《麗史》畢竟還是小說，有史實為據者集中於末段，故事絕大部分仍出於作者的想像創作，如凌無金、李如響二女投水，經天台神醫道人授以妙丹，死而復活一節，自然不能當真。細讀其故事內容，我們也不難發現，作者創作時尚留

有借鑑傳統小說的痕跡，但直接影響《麗史》的，並非《剪燈新話》、《剪燈餘話》，而是《會真記》與《嬌紅記》。

故事中，李如響主動居間替男、女主角牽線，角色形同《會真記》裡的紅娘。伊楚玉窗友「尤物之無利於人」的論調，猶如張生「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於人」的說詞。李無金也曾自比為崔鶯鶯，對如響說：「鶯鶯處不幸而遇張生也，我以世亂驚心，自謀女蘿附松之蔭，危如鶯鶯矣」，並認為「伊郎……其視張生，何啻犬彘」。這些地方，都很明顯可以看出《會真記》是《麗史》模仿、且有意與之互別苗頭的對象。全篇對李如響忠、智形象的刻畫甚為用心，其中凌翁偶見無金私藏伊生題有情詞的扇子，曾「拷使言狀」，如響「應對從容」，直言不諱，則似乎又有《西廂記》「拷紅」的影子。

至於《嬌紅記》對《麗史》的影響，也是顯而易見的。整體而言，《麗史》篇幅長達萬言，又多穿插詩詞，顯然是對《嬌紅記》的繼承。若就細節來看，故事中凌翁初許伊家之聘，後又悔婚，改納故里親侄為婿，逼得「不改先結之志」、「不從中表之親」的女兒投水，後悔不已，頗似《嬌紅記》裡兩背姻盟（初以中表不親相拒，後改變主意，卻又因帥府誘逼，再度悔婚），逼死女兒的王通判。無金、楚玉事露，曾得凌翁妾璵暗助，也很像王通判妾飛紅後來對申純、王嬌娘的幫忙。《嬌紅記》中，嬌娘曾以香珮一枚贈別申純，說：「睹物思人可也。」《麗史》亦見無金送別楚玉，贈玉釵一雙，說：「睹物思人而已。」再如，《麗史》喬珍珍陪嫁的二位丫鬟見小姐自屈，忿忿不平，也和《嬌紅記》嬌娘侍女小慧看不慣小姐屈事飛紅一樣，如出一轍。

其實，《麗史》深受《會真記》、《嬌紅記》故事的影響，